

# 六小时后你会死

作者：高野和明

[日] 高野和明

**Kazuaki Takano**

1964年生于东京，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科幻作家、编剧。2001年，凭《消失的13级台阶》获得江戸川乱步奖出道。2011年，凭《人类灭绝》获得山田风太郎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及“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等大奖。其他作品有《K和N的悲剧》《恶徒的救赎》《幽灵救命急先锋》等。

**张静乔**

编辑，译者。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传媒专业硕士。主要译作有《刑警之子》《余命10年》《一个人的老后》等。

6小时后你会死

# 1

还有六小时。

原田美绪盯着手表，如此想着。

准确来说，还有六小时十分钟——在那之后，“二”开头的年龄就过去了一半。

为了超越来来往往的行人，美绪渐渐加快了脚步。明明可以从容赴约，却总有种被催促的感觉。

马上就要二十五岁了，四舍五入就是三十岁。

穿行于行人自由通行的十字路口，美绪内心暗忖，自己已经跟涉谷街头不相配了。分明才五月末，身边已尽是身穿无袖衫的年轻人。而这条街道能够让美绪备感兴奋的时间，才过去不到六年。

美绪暂且停下脚步，回望中心街。热闹的街头，仿佛到处都是十多岁的女孩们掉落的时间碎片。在女孩们追寻享受的过程中，珍贵的宝物不知何时已从口袋中滚落。

时间是传送带——穿过十字路口之后，美绪如此想。对于所有人类，传送带皆不会区别对待，一味机械性地向前传输。或许正是因为此处没有不公，世间才能够意外地保持平和。

美绪浅浅一笑，心想，罢了，并放缓了脚步。就算自己长到二十五岁，世界也不会就此毁灭。

就在此时，一个轻柔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请等一下。”

她转头一看，就见身后站着一个身材瘦高的年轻男人。柔软的刘海下，是对男性而言过于白皙漂亮的肌肤。他应该是大学生吧——美绪猜测。

“我有话对你说。”青年顾虑重重地说道。

“你喜欢比自己年长的女性？”对这种状况早就习以为常的美绪迅速回击，“想要搭讪，干吗不去找年轻女孩？”

“不是的，我是真有话要说。”

新型手法吧——想是这样想，但被人搭讪完全没有感觉不快，从对方诚实的眼瞳中又能感受到某种违和，因此美绪还是问道：“什么事？”

“很重要的事。”

一座外观非常有个性，正、反两面被雕刻成不同表情的石像，位于东京涩谷站南检票口方向，和“忠犬八公像”同为涩谷著名的会合景点。——译者注（后文如无特别标注，均为译者注。）

“五分钟讲得完吗？”美绪刻意看了看手表，“我约了朋友六点在摩艾石像

前见面。”

“五分钟能讲完，问题是之后……”

“之后？”美绪蹙起眉头。以前，她曾碰到过一个放话说自己能在十分钟之内搞定任何女人的男人，难道眼前的青年想用五分钟就把自己给拿下？“之后又怎样？”

“说不定你需要花六小时左右的时间。”

“然后我们两个就一拍两散了？”总感觉自己一到二十五岁就会被甩，美绪开始生气，“在那之前，我会先把你给甩了。”

“等一下！”青年追了上来。

美绪冷淡地表示：“派出所就在那边。”

“那就边走边说行吗？”青年以意外强硬的口气说道。

“请讲。”

“六小时后你会死。”

本打算将对方的话当耳旁风的美绪花了少许时间才理解了那番话的意思。片刻之后，她停下脚步反问：“你说什么？”

“我说，六小时后你会死。”

一股寒气掠过肩头。不仅是被告知的那番话，甚至眼前的青年都让美绪感到毛骨悚然。她努力稳住情绪，平静地说道：“我明白了，再见。”

“等等！你不信吗？这是真的！”

“你是预言家还是谁？”

“我偶尔能看到人们的未来。”

“那你能看到马的未来吗？”美绪完全没有放缓脚步，“是靠赛马大赚一笔吗？”

青年对此置若罔闻，以无可奈何的语气说道：“就算赶过去也没用。今晚你注定要一个人，你朋友把约定给忘了。”

“这也在预言里？”

“没错。”

前几秒还在拼命隐藏内心不安的美绪，此刻终于笑开了。即将跟她碰面的朋友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别说爽约了，就连迟到都没有过。这个人的预言铁定落空。

“你赌多少钱？”美绪边问边穿过银座线的陆桥，走出站台南出口。她眺望着寻找朋友，确信自己胜利在望。就在摩艾石像前，立原好惠正在等人。

“好了，接下来我有约了。”美绪讥讽地行了个礼，朝朋友那边赶去。通过背后的气息能够得知，青年应该没有追上来。

“好惠。”美绪叫了一声，对方便转过了圆乎乎的脸。美绪笑着朝朋友跑去，而好惠却没有微笑，而是半张着嘴看向她。

“怎么了？”美绪问道。

此刻另一名男性现身了，用“等很久了吗？”这种老套的开场白向好惠搭话。

美绪将头发剪得很短的男性和好惠的脸来回比较了一番。

“他是达哉，广川达哉。”好惠终于开口，随后抱歉般地加了一句，“对不起，我忘了跟美绪有约。”

美绪感觉到自己的表情僵住了。

好惠担忧地偷窥着美绪的脸色：“忘记跟你有约，你很受刺激吗？”

美绪摇了摇头，朝自己身后看去，没看到刚才那位青年。

“拜托，今晚就好，把我让给他。”面对合掌恳求的好惠，美绪草草向对方打了个招呼，随即原路返回。

青年站在陆桥下方的暗处。看到折返的美绪，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仿佛早就预知到了她肯定要回来。

“我有重要的事要对你说。”美绪说道，“五分钟可说不完。”

美绪带着青年走进百货店旁边的咖啡馆。透过玻璃窗就能看到摩艾石像，而好惠和男友已经不见了。美绪心情沉重地转回头，看向餐桌另一头的青年：“你知道我叫什么吗？”

青年缓缓摇头：“没了解到这种程度。”

“原田美绪。”自报家门后，美绪等待着对方的回复。

“我叫……”青年略显踌躇地说道，“江户川圭史。”

“好怪的名字。”

圭史一言不发地轻轻点头。

美绪完全没问对方想喝什么，自作主张地点了两杯冰咖啡，随后小声发问：“关于刚才的话题……”

“嗯。”圭史一副留意周围的样子，压低了声音，“我能看到异象。”

“异象？”

“就是他人的未来。画面会自己浮现出来。刚才看到你时，那个……”

“你看到了我的死亡？”

圭史点点头：“我觉得还是告诉你比较好。”

“你还说过会在六小时后？”

“在异象里，你的手表指向十二点。”

美绪无意识地摸了摸戴着手表的左手腕。

“但为什么一定是今晚？搞不好是明晚十二点呢？”

“在我所看到的景象中，你的发型和着装都跟现在一样。”

美绪低头打量自己的着装。柔和的淡粉色罩衫——这是她决定在二十四岁的今天最后穿一次的衣服。当然，这话她没对任何人说过。

美绪缓缓地将视线转回圭史身上。搞不好他所言都是真的。伴随着胃部仿佛被猛力攥住的恐怖感，确信的感觉初次在美绪心间涌出。

“不必顾虑，尽管说。”美绪压抑着声音中的震颤，“我会怎么死？车祸？病死？还是急性酒精中毒之类的？”

圭史摇摇头，小声说道：“被刀刺死。”

美绪不禁无语。

“抱歉，但我就直说了。遇害地点不清楚，是某个黑暗角落。我能看到的只有混凝土的墙壁和电灯泡。你被某人刺中，随后倒下，手表刚好指向十二点。”

“刀子刺中了哪里？”

“胸口附近。”

美绪按住胸口，询问道：“我看上去痛苦吗？”声音沮丧得连自己都备感意外。

“这我不知道。我只看到你倒下去。”

“下周待续？”美绪拼命扯出笑意，“怎么搞得跟电视剧似的，见好就收吧。”

圭史以意外的目光看向她。

“我这个人啊，越是遇到危机就越会开玩笑。”

此言一出，圭史的目光终于缓和下来。尽管只有一瞬，美绪还是觉得对方的笑容好可爱。

“现在可不是说笑的时候。”圭史稳当地说道，“你只剩下五小时四十五分钟了。”

美绪慌忙看手表：“那我该怎么办？未来真的不可改变吗？”

“这我也不清楚。”

或许是察觉到了美绪的焦躁，圭史赶紧补充：“但如果我是你……”

“你会怎样？”

“我会去调查想杀自己的人。”

美绪不假思索地盯住圭史的脸。

圭史仿佛读懂了她的表情：“你有线索对吧？”

美绪点了点头。

美绪和圭史一同搭上山手线，从涩谷出发朝池袋的方向而去。窗外的景色已迎来日落，天空被彩灯渲染得五颜六色。

在电车驶过新宿之前，美绪一直在反复思考自己所处的奇妙状况。被预言将在六小时后死去，一般来说根本不可能，但眼前这个纤瘦的青年说中了好惠爽约的事，再结合自己目前遇到的麻烦——被人跟踪——去想，不得不承认圭史的预言有一定的可信度。

在美绪不礼貌的目光之下，圭史开口询问：“怎么了？”

日本主要流通的纸币有4种面值，分别是1000日元、2000日元、5000日元和1万日元，其中2000日元为流通数量最少的一种。

“超能力者，听上去就跟两千日元的纸币一样罕见。”担心被周围乘客注意到，美绪压低了声音，“我可以叫你圭史吗？”

“可以。”

“圭史，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浪人”在日语中通常指日本明治时期西南战争后到处流浪、居无定所的穷困武士，到了现代也有“复读生”的意思。

对方摇了摇头：“我是‘浪人’。”

“就职浪人？”

“不是，我想进研究生院……专攻心理学。”

“短期大学”的简称，学制为2到3年，学历等同于中国的大专。

仅念到短大、整个学生时代都在玩乐的美绪多少高看了圭史一眼：“知识分子哦。”

“没这回事。只不过……”说到一半，圭史又闭上了嘴。

“只不过什么？”美绪追问道。

“想要研究自己奇怪的能力而已。”

这也算是心理学的专业吧——美绪表示能够接受。只不过，“超能力”算不算学问的范畴呢？

“刚才你提到的异象，是不是想看的时候就能看到很多？”

“不，意志力控制不住。每当我看到谁，眼前就会突然出现异象。”

“对方死时的情况什么的？”

“不仅限于死亡。我能看见的，全都是非日常性的东西。”

这句话让美绪摸不着头脑，因而反问：“非日常性？”

“也就是说，”圭史略加思索后说道，“所有人都会在生活中无意识地对可能发生的事和不可能发生的事加以区分，我们可以称之为常识。但说到底，这一切都只是假设，有些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有时也会发生。”

“也就是说，”美绪尝试思考了一下，“被男友甩算是可预测范围内的事，但谁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被杀。”

“嗯，但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我所看到的幻象，都是这种常识之外的事。这些事通常是不可能发生的。”

“既然如此，要是你看到的是我中彩票该多好啊。”美绪愤恨地说。

电车驶出大久保站。美绪眺望着陆桥下端开着车头灯的车辆队列，开始思考。圭史说得没错。自从四个月前美绪发现自己被跟踪，确实感觉很恶心，却完全没想过自己可能被杀。发生这种事的可能性，完全超出了常识范围。

自己真的会死吗，在日期变为二十五岁生日当天的瞬间？

电车到达池袋，美绪的心情越来越沉重。这是她下定决心不再踏足的街道。过去的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年轻和时间都是有限的，还把那些时间都毫无保留地浪费在了这条繁华的街上。

走出西口，走上霓虹灯闪耀的大街，美绪开始思索那时的自己是不是太过焦急了。但她到底为什么而焦急呢？

“人可真多。”将目光投向周围人群的美绪，边确认手表上的时刻边说，“二〇〇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六点四十四分……就在现在的这个瞬间，肯定有人因为某些值得高兴的事而欢喜不已吧。”

圭史看着美绪的样子，仿佛在询问“你想说什么”。

“那些开心的人应该很难想象，这里还有一个被告知将死于六小时之后，并因此闷闷不乐的女人。”

“抱歉。”

“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说着，美绪忽然又想到，不知在预知能力者的眼中，周围的人群又是什么样的，“只是这样想想而已。人群中应该也有比现在的我更加不幸并哭泣的人。”

“全员加在一起，就是整个东京。”

“嗯。”美绪坦率地点点头。

“话说，咱们要去哪儿？”

“丰岛警察局。”

“警察局？”圭史似乎吃了一惊，停下了脚步。

“因为有一个跟踪狂啊。”美绪皱着眉头说，“有位刑警跟我谈过这件事。”

“你所说的线索，就是那个跟踪狂？”

“嗯。”

刚到丰岛警察局门前，美绪的手机就响了起来。一看来电显示，正是约她见面的刑警。意想不到的偶然让美绪压抑的心情稍微平复了一些。或许好运气正紧紧跟着她。

美绪让圭史等在外面，自己进入警察局。

来到生活安全科，三十来岁的年轻刑警沢木瞪圆了双眼。

美绪仰起笑脸说道：“您刚好打电话给我。”

“你刚好来附近？”

“正想着跟沢木先生碰个头。”在说出自己的事之前，美绪首先询问了刑警打电话的缘由。

“就想问问你在那之后的情况。”沢木说道。

“我也是为了这件事才来的。还没查清那个跟踪狂的身份吗？”

“很遗憾。”

美绪在二月初察觉到自己被人跟踪，契机是她没收到电话账单，反倒收到了缴费滞后的通知单。在那之后，本该送到她家地址的信件统统从

邮箱中消失了；深更半夜还会接到恶作剧电话，从话筒另一头传来的声音经过机械变调，令人毛骨悚然。最终，在听到电话答录机中“想不想去天国？”的留言之后，美绪冲进了丰岛警察局。她以前就认识生活安全科的沢木。

“两周前通话时，你说过跟踪行为停止了对吧？”

“对。”美绪带着疑惑回答。

“那今晚为什么要来这里？”

美绪思索着要不要把圭史的预言说出来，但总觉得会被嘲笑，就放弃了。很少有男人能理解相信占星术的女人的心思。美绪便直接说出了自己眼中的跟踪狂嫌疑人：“你们调查过沼田吗？”

“没证据的话，警察是不能擅自行动的。”

“没证据……是吗？”

至少拜托刑警守护自己一个晚上的期待就此落空。警察应该不会专门保护被预言给吓得半死的人。只能依赖圭史了——这样想着，美绪突然皱了皱眉。再这样下去，能和自己一起待到午夜十二点的只有圭史了。

很快，美绪又打消了疑虑。假如圭史想要杀她，应该会直接突袭，完全没有必要扯个虚构的预言，再跟自己一起行动。

美绪回到原来的话题：“那么沼田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呢？”

“这些都有。”

沢木翻开放在桌上的大号记事本，以一句“本来应该保密的”作为开场白，随即说出了沼田的联络方式。美绪将信息写到自己的笔记本上。

“你是不是碰上什么麻烦了？”

“明天是我生日。”

“生日？”沢木露出笑容，“生日快乐。”

“谢谢。如果我能平安活到明天，再跟你详谈。”

沢木似乎把美绪的话当作玩笑，用漫不经心的口气说道：“我该送什么作为生日礼物呢……”

美绪挂心在外面等着的圭史，因而快速告辞。

待原约会俱乐部的小姐告辞离去，刑警沢木离开自己的部门，朝走廊最深处的会议室走去。会议室门口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连续随机杀人事件联合搜查本部”。

进入会议室，沢木来到在入口附近的席上撰写报告书的搜查员面前。

“有空吗？”

沢木话音刚落，搜查员抬起头来。沢木开始询问两名女性被刀刺杀的随机杀人事件相关细节：“第一个受害者，是在生日当天遭袭的吧？”

“对。”搜查员回答，“不光是第一个，第二个被害人也是如此。就在被害人生日当天的瞬间，‘扑哧’一刀就过去了。”

“第二个被害人也是生日当天遇害？”沢木抬起眉毛，“我听说是无差别的随机杀人事件啊。”

“情况变了。我们也考虑过‘生日’的一致性会不会只是凑巧，现在正同时往两条线去调查。”刑事科的搜查员厌烦地看了看写了一半的报告书，“就算两名被害人从一开始就被盯上了，犯人为什么要选生日当天？”

“犯人该不会是在恋人生日当天被甩的家伙吧？”

“那就太过分了。”搜查员笑了，“异常者也自有一套理论。”

“两名被害人有没有其他共通点？”

“这个嘛……”搜查员留意周围是否有媒体相关人员，压低了声音，“两人遇害前，全都被跟踪狂纠缠。”

“有没有跟踪狂方面的线索？”

“完全没有。还有一点，根据今天的走访，我们掌握了一条奇怪的信息。两名被害人在被杀之前都跟朋友透露过，自己碰到了一个预告了自己死讯的男人。”

“你说什么？”沢木反问，“预言？”

“对，两名被害人都曾被预言自己命中注定要被杀。对此我们也是半信半疑，但相关证言不止一条。”

“预言……”沢木讶异地重复了一遍，继续问道，“搞清那个预言家的身份了吗？”

“还没，正在排查被害人的朋友关系。今晚十点左右大概能得到新情报。”

“如果你知道些什么，能马上告诉我吗？”

“没问题。”搜查员点了点头，随即换上认真的神色追问，“你还真热心，发生了什么事吗？”

“没……”沢木含糊地回应了一句，看向墙壁上的挂钟。

晚间七点十五分。

距离原田美绪迎来自己二十五岁的生日，还有四小时四十五分钟。

## 2

美绪走出警察局，就见圭史站在人行道树下等着自己。

“有什么线索了吗？”

美绪边走边说：“搞到了沼田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沼田是谁？”

“以前认识的。”

“你为什么认为他是跟踪狂？”

“总觉得就是他。”满肚子不高兴的美绪对露出一副无法接受的表情的主史说道，“虽然我没有预知能力，但我有女人的直觉。”

“嗯。”仍旧满脸惊讶的主史问了个美绪不想回答的问题，“前男友？”

“才不是！”美绪不假思索地拔高声调，才走出五米左右就后悔了。她朝身边一看，就见主史垂头丧气的模样，似乎为伤害到美绪的感情而懊悔。

“对不起，我不该大声吼你的。”道歉过后，美绪开始思考。根据刑警给她的情报，沼田住在西日暮里，在到达那里之前，还有时间跟主史慢慢说。

美绪压抑住萦绕在心头的苦涩回忆，开始叙述：“我十八岁来到东京入读短大。”

主史始终低着头，但应该在听她说话。

“靠着父母给的生活费，我游手好闲地玩了整整两年。之后进入某家小型事务所就职，但工作很无聊，就辞职了。离职之后我就打工。一开始在便利店打零工，在那期间找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

她在面向女性的求职杂志上看到了那家约会俱乐部，地点位于池袋。光看广告完全无从得知详细的业务内容，她也考虑过搞不好是某种风俗店，但四千日元的时薪还是很有吸引力的。美绪对自己说着“就去问问”的借口，到访了广告上的地址。那是位于池袋站附近、铁路沿线某栋公寓里的一间房。

“事后想想，我真的运气很好，那家是一家温和的服务性店面。没有女友的寂寞男性会打电话过来，事务所的社长会打听出对方的喜好，分配女生给他们。然后，女生跟对方约会两小时，吃吃饭、买买衣服什么的。”

今天她穿在身上的衣服，也是当时约会的对象买来送她的。但她早把对方的长相忘光了。

来到JR线池袋站，美绪把圭史的车票一同买了，在前往站台的当口，断断续续地说道：

“我在事务所交到的朋友不多，但都很合得来，刚才爽约的好惠就是其中之一。所有女生都跟我一样，想要做些什么却不知到底该做什么。其中也有人为了金钱而越界。”

说着，美绪偷窥了一下圭史的表情。

“或许你会觉得这份工作不正经，但看到那些开心的客人，我们都觉得自己多少帮到了他们。从某种层面来说，这也是很有意义的。”

美绪郑重其事般地说着，圭史则点了点头。

“只不过，客人之中也有很麻烦的人……”

她还记得，初次与沼田见面是在一个炎热的夏日。二十六岁、有些显老的微胖客人擦拭着喷涌而出的汗水，出现在美绪面前。在咖啡馆里喝茶、去附近的购物中心散步的过程中，沼田几乎没怎么说话。约好的两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在跟客人告别之后，美绪开始反思自己的应对方式是不是不太好。然而到了翌月，她又接到了沼田的指名见面要求。

同样尴尬的时间重复了一遍。下个月、下下个月也是如此。这个人会不会对自己有什么要求？——美绪开始思索，感觉有些毛骨悚然。

然而过完年，她和沼田的交往就突然中止了——约会俱乐部被警方取缔。虽然美绪不知内情，但店方确实雇用了未成年女高中生。美绪数次被警方叫去调查，也就是在那时认识了刑警沢木。

本义是“桂竹香”，英文wallflower又有“局外人”“舞会或聚会等坐在角落无人问津的人”的意思。

失业时，美绪二十四岁。在考虑今后该做什么时，她忽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就连电视节目中作为壁花

出场的女艺人都比自己年轻了。回顾自己来东京的这六年，美绪为自己失去了大把的时间而大受打击。之后就像是某人针对她的消沉发起了追击那般，她开始被人跟踪。

“所以说，叫沼田的那个人很可疑。俱乐部一停业，跟踪狂就出现了。”

“大致是合乎逻辑的。”圭史心领神会地说道。

两人搭乘的电车到达西日暮里站。走下站台后，美绪在意地问道：“我刚才说的，你怎么看？”

“说是女人的直觉，更像是推理。”

“我指的不是这个，”说着，美绪压低了声音，“是说我的工作。”

“我觉得无所谓，又没给别人惹麻烦。”

闻言，美绪变得愁眉苦脸。圭史的这番话跟自己内心重复多次的借口完全一致。

检票口附近有一家报亭。他们在报亭买了住宅地图，在图上对照了沢木刑警告诉美绪的地址。距离车站徒步约需要十五分钟。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圭史问道。

美绪拿出手机，拨通沼田家的号码。紧张地等待了一阵应答之后，结果却是在通话中。美绪挂断电话说：“沼田在家。趁对方疏忽，我们直接上门。”

“啊？”圭史不禁哑口无言，“……然后呢？”

“假如沼田就是跟踪狂，从我家偷走的邮件肯定还在。把邮件找出来然后报警。只要有证据，警察就会帮我。”

“但沼田会允许自己家被搜查吗？”

“所以就要麻烦圭史你了。只要沼田出手制止，你就用手腕……”美绪看了看圭史白皙纤细的手腕，变更了作战方案，“有什么能充当武器的东西吗？”

两人迅速环顾四周，将目光锁定看似商店街的那头，然而那里除了餐饮店还开着，所有店铺都拉下了卷帘门。

“没事，我直接跟沼田对话，圭史不要出声，站着就行——尽可能摆出可怕的表情。”

“好的。”

随后，他们在深入住宅街的道路上走了约二十分钟，迷路了好几次才找到沼田家。他住在一栋位于禁止车辆进入的狭窄胡同的深处、共六户人家居住的二层公寓式住宅内。

美绪感受着加快的心跳，将笔记本上的“一〇二号房”和对应窗口的光亮比对了一番。

沼田在家。

美绪转到公寓入口处，却在此处被现实状况打了个措手不及，停了下来。只见一〇二号房的房门大敞，室内的光线照射到玄关前端的暗处。

房间中走出一名年轻男子。这名挽起袖子的肌肉男并非沼田，他正手提垃圾袋，头缠白毛巾。从对方精神抖擞的感觉来看，很像是一个喜欢祭典活动的青年。

“有事吗？”留意到两人的青年率先开口，他的声音爽快，完全不像是跟踪狂的伙计，“找沼田有事？”

“对。”美绪回答了一声，又在察觉到男子到底在做什么之后表现出愕然，“他在搬家？”

“对啊，我是来帮忙的。”

“房间里的东西都要被处理掉吗？”

“不要的东西会处理掉。”

正在美绪思索该如何是好时，圭史开口询问：“沼田先生在哪里？”

“你们见不到他了，他已经走了。”

“怎么回事？”

“他回岛根的老家了。我正在帮他善后。”

美绪和圭史对望了一眼。

“他什么时候回老家的？”

“就在刚才。他要搭今晚的长途巴士。”

“我们想去送行。”美绪立刻撒了个谎，“巴士几点，从哪儿出发？”

“今晚九点三十分，从新宿西口出发。”

美绪看了眼手表，刚过晚上八点。

“谢谢。”

圭史说出最后的致谢后，两人沿原路返回。

“回老家？”美绪拼命整理思绪，“不是要偷袭我？”

“虽然我不太想怀疑别人，但他可能是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圭史说道，“他对周围的人说自己要搭乘深夜巴士回老家，其实今晚还留在东京……”

“就是这个！”美绪仰起脸，“租住的房子也退租了，也就是说，那个词叫什么来着？”

“远走高飞？”

“对，这不就是罪犯特有的行为吗？！”

美绪边加快脚步边考虑接下来的对策。只要监视新宿西口的巴士站点，就能确认沼田是否真的上了车；假如本人没出现，那就如圭史所说的，他在制造不在场证明。

就在此刻，圭史忽然停下脚步。

能乐，亦称“能”，特点是面具兼有“悲哀与微笑两种截然相反的表情”。

“你怎么了？”美绪转头，却在看到圭史面色的时候倒抽了一口气。他的脸上毫无表情，全部肌肉松弛，宛如能乐面具

圭史半张的口中漏出轻微的声音：“……异象。”

美绪大吃一惊，死死盯着正在预见未来的圭史。

接下来的十几秒，只见圭史双目失焦。片刻之后，光芒重新回到他那呆滞的眼瞳里，他眨了眨眼，看向美绪。

美绪战战兢兢地问道：“看到什么了？”

“一个老婆婆。”

“老婆婆？”

“从没见过的老婆婆，但不知为什么，模样很像你。”

圭史的话让美绪想到了什么。她长得很像外婆，而外婆如今因为脚部骨折，正在乡间医院住院治疗。

圭史继续说道：“地点像是在医院。”

“你等一下。我外婆现在确实在住院，但没有生命危险。”

“但我真的看到了。像是孩子、孙子之类的人全都围在床前，所有人都很悲伤。”

“那些人中有我吗？”

圭史歪了歪头，一副搜寻记忆的模样：“没有。”

美绪从双肩背包中拿出手机，拨打老家的电话。她边祈祷外婆平安无事，边把手机放到耳边，铃声响起两次后，电话接通了。然而在耳边响起的，却是自己回老家时录下的电话留言：“你好，我是原田。现在外出……”

不祥的预感越发强烈。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亲和全职主妇的母亲此刻都应该在家才对，莫非是外婆发生了什么状况？美绪先给家里留言，要家人打她的手机，随后挂断电话。

“关于你外婆，”圭史说道，“总感觉跟今晚的事有关联。她为什么会住院？”

“两周前被车撞到了，对方肇事逃逸。”

“肇事逃逸，也就是说没抓到犯人？”

“对。”美绪说着，不由得看向圭史，“难道是跟踪狂干的？”

“这就不清楚了。”

但这也太奇怪了，就算是跟踪狂，也不太可能跑去她的老家甲府，还撞了她的外婆。

再次前往西日暮里站的路上，美绪内心疑窦丛生。圭史真的能够预知未来吗？该不会只是胡扯的，而自己是被他瞎折腾？但这又无法解释好惠爽约的事，圭史真的把这件事说准了。

只能选择相信了——美绪重新认定。如果圭史是货真价实的预知能力者，无视他的预言，自己就会小命不保。

来到车站，美绪又在自动售票机前停了下来。她开始考虑立刻回老家的可能性——离开潜伏着试图杀害自己的某人的大都市，回到父母等待她的故乡。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六小时后你会死》高野和明.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5041.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